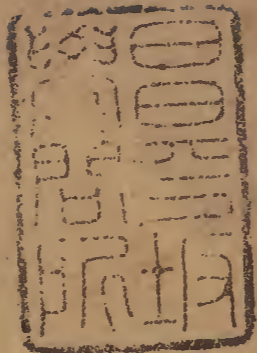


論語義疏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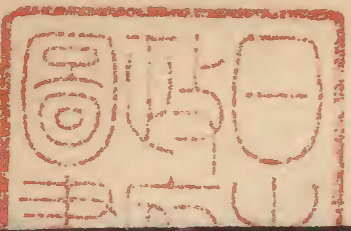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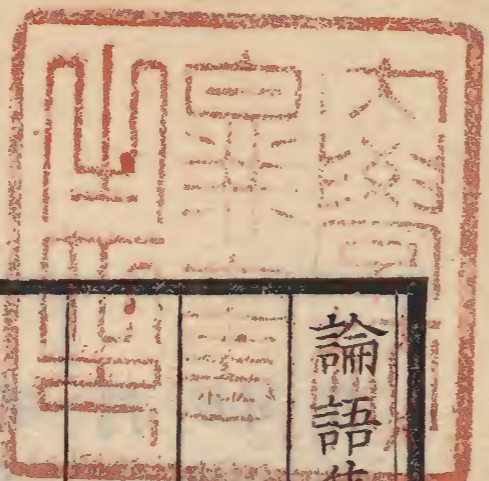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	三	三	
	一	一	三	三	
	〇	二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七五函	四九三五	漢	書
一〇	一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5
冊數	10	(9)
函號	275	112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陽貨第十七

疏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

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註**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

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

子豚。**註**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

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

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

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

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疏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

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

為季氏宰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

子欲與孔子相見也云孔子不見者孔子惡其專

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孔子豚者歸猶餽也所

召孔子孔子不來而餽以豚者禮得敵已遣人餽孔子豚也所

以召不來而餽以豚者禮得敵已遣人餽孔子豚也所

拜餽而巳勝己以上見餽先既拜於己家明日又

往餽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

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謂虎不

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時云者亡無也謝也若往不

在家庭也孔子云云者亡無也謝也若往不

謝必與相見也云云者亡無也謝也若往不

家時而往拜於其家也云云者亡無也謝也若往不

畢。或有更隨其至已家之理。故先同不在而往。往
 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
 往謝之也。然於玉藻中為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
 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集解通也。
 就己也。云。予與爾言者。予。我也。爾。汝也。貨。先呼孔
 子。來。而。又。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者。此。是。貨
 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令仕己。故先發此言也。
 此。罵孔子。所言之辭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
 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
 邦國。迷亂。為此之事。豈可謂為仁乎。曰。不肯出仕。使
 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此。亦。罵。孔子。不。可。
 謂。此。為。仁。也。云。好。從。云。者。此。亦。罵。孔子。不。可。
 也。好。從。事。謂。好。用。周。流。東。西。從。於。世。事。也。亞。數。也。言
 智。者。以。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也。亞。數。也。言
 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
 智。人。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曰。豈。可。謂。汝。為
 也。罵。孔子。速。也。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
 也。逝。速。也。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

而。不。仕。乎。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
 故。不。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
 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
 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
 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也。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

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為賢也。疏。子曰。至不移。

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
 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
 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善。既殊。故
 則相効。而為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為惡。善既殊。故
 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殊。泗之教。為君子。習

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
 同且依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生不
 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
 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
 既是全生而有未善乎用非唯不可名為惡亦不
 可目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
 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為美斯
 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
 有邪正者情既正故情若不逐欲流遷其事則邪
 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若不逐欲流遷其事則邪
 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性流蕩失真此是情之行
 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行
 也若逐欲遷性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
 性者正而即非正雖即非正而能使之正譬
 如近火者而即非火非熱雖即非熱而能使之
 靜熱能使火者熱而即非火非熱雖即非熱而能
 靜熱能使火者熱而即非火非熱雖即非熱而能
 靜熱能使火者熱而即非火非熱雖即非熱而能

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不得立
 今云相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也
 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
 曰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言此則明之
 也夫降聖以前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三
 上分是聖下分是愚愚萬人以聖人言之下其中階
 品不同而共為一也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
 謂聖人下愚愚人也夫一人不生則已若生之始
 便稟天地陰陽氣氳之氣有清濁若稟得淳清
 者則為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人愚人稟得淳清
 澄亦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
 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
 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
 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
 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攬之則濁如
 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
 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註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也夫子莞爾而笑註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

牛刀註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註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

久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註孔安國曰從行

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註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也疏者之至之耳云子之云云

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

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子入武城聞邑中

人家家有絃歌之響由于游正化和樂故也又

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樂也又

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也故

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

先王之也道也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聲而

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

牛刀大也割雞宜用雞刀所割之過也譬如武城

雞而用牛刀割雞宜用雞刀所割之過也譬如武城

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

而用小也故繆播曰惜其不用子游之大才如牛

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

也云子游對云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已故對所以

樂則必以愛人為用小人學道則易使若君子學禮

偃今日所以有化政是易使故曰子游既學道

於孔子今日有化政是易使故曰子游既學道

論語集注卷之九

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也。前言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也。治小而才大也。○**註**孔安國曰：「至使也。」○就如注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君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註**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註**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疏**○公山至周，乎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采邑也。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悅也。云曰未云云者，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未，無也。之，適也。已，止也。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曰：「雖時不我用，若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曰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云如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為興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也。室道也。

論語集解卷之九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

見侮慢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

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註張子

問至使人。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

下，則可謂之為仁人也。云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

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五

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歷解五事所以為仁

之義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已不敢見輕

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己也。寬則得眾者

人君所行寬弘，則眾附歸之，是故得眾也。信則人

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

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暝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人

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功也。惠則

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則民忘勞也。

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肺腑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肺腑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

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

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

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註匏

執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食○肺肺者，使於孔子。云云者，子欲往者

孔子欲應肺召使而往。云云者，子欲往者

也。子欲應肺召使而往。云云者，子欲往者

不善之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行

者，據肺躬身自為不善之事也。肺躬以中牟畔

宰而遂背叛。此是不善之事也。云云者，肺

躬身而為不善。而今夫子若為往之。故云云者，肺

子曰云云者。然如比也。孔子答曰：有如此所說也

我昔者有此君子。又人於不善國之言也。云曰不

云云者。孔子既然而善之，而更廣述我從來所言非一

或云：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亦云。君子入不善之國，

故君子入不善之國，而不為害。經為之設，二譬譬

天下至堅之物，磨之而不薄，至白之物，染之不黑，是

我昔亦不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白乎？而不憶亦入

乎。故曰：不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白乎？而不憶亦入

言我昔亦不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白乎？而不憶亦入

子所以有此二說不同者，或其不入。是為賢人。賢

人，以下易染，故不許入也。若許入者，是聖人。聖人

孔子欲往，故具告也。云云者，豈云云者，孔子亦為說

我所以欲往，故具告也。云云者，豈云云者，孔子亦為說

處，不須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通乎？而我

是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瓜係而不可

食耶？一通用云。匏瓜，星名也。言人而有才智，宜佐時理

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

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變

神化濁亂，不能污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

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

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江

曰：夫子豈實之公山腓躬乎？故欲往之，意耶。汎示

論語集注卷之九

無條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安。測聖人之趣哉。室。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

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

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

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

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

曰。狂妄抵觸人也。疏子曰。至也。狂。子曰。由者。呼

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

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

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

也。復座。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者。孔子呼之

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

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周急是德之

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

一。聞其風而悅之。所以蔽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

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為用。

則見所過也。云好智云云者。二也。智以運動為用。

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
在於蕩無所守也云好信云云者三也信者不
欺為用若學而為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不合
宜不為用則蔽塞在於賊害其身也江熙曰尾生
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
之害也云好直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為用若學
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
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
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於於廟
庭好難於邊壇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若狂復
學而剛則中適為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塞在於若狂復
無迴避者觸於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註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

以興註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註鄭玄

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群註孔安國曰群居
相切磋也可以怨註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

事父遠之事君註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疏子曰至之名何莫學夫詩者呼諸弟

夫語助也門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學夫詩者呼諸弟
興者又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詩可以
興學詩詩可令人能為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
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群居
也詩有怨切者疏如環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
也詩有足戒者疏如環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群居
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怨也云邇之事父之道也
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
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云者關雎

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榘樸。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註馬融曰。周南。邵南。國

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

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疏謂云至也。與云子

以下詩也。為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邵南。鵲巢

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趨過庭。孔子問之

邵二南所以宜學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邵

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

君親。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

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玄曰。玉。璋珪之屬

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

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

也。疏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

不因於玉帛。而不遠。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

季未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

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

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宜。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澆
 季之主。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
 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明樂之所不在。鐘鼓
 也。王弼曰。禮以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
 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
 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
 樂之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
 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可忘。借鐘鼓
 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非
 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
 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註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註
 孔安國曰。為久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

也。窬。窬牆也。疏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
 正於外。而心柔佞也。於內者。也。云。譬諸云云者。此為
 色厲內荏。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
 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
 形恒欲進為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
 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
 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
 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
 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
 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
 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算門珪窬。窬。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
 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
 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入輒原其趣。向容

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原德之賊也。○鄉原德之賊也。

原本也。言人若往所至之鄉。輒也。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鄉。輒也。言度逆用意。原也。又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輒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所以弘德也。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馬融曰。聞之於道路。

則傳而說之也。**疏**子曰。至棄也。○道。道路也。塗。亦

師。師人必當溫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况乎道聽者哉。逐末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况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註**孔安國曰。言不可與

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

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註**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

也。**疏**子曰。至至矣。○子曰。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

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恒勤勤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患云云者。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也。云苟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迴邪。無所不至。或為亂也。○**註**患得至言也。○鄙心。迴邪。無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為患得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

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

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

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疏子曰至己矣○古者民有三疾

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疾謂病也其事

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今謂澆時也

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

也○古之狂者恒肆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

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蕩猶動也今之狂

者○古之矜也廉者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

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厲其行向

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

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

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

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

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

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

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

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

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

直也○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

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論語集注卷之九

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

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疏子曰至家也○

紫是間色朱是正色正色正色宜行間色宜除不得用

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

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

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云予欲

其言其言為益之少故欲無言也孔子怨世不用

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言復言故疑而

傳述也云子曰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

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

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運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子

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

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令行於不言時天豈諄諄者哉

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

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

者曰夫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

歌使之聞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

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不悲魯人也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

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

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

悲所以去也云取瑟云者孺悲使者去裁出戶

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問之也所以然

者若辭唯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已不

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

疾以還白孺悲合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

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

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

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教

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

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

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

矜鄙之心類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

柞柎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

曰安曰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註孔
 安國曰昔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
 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
 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註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問宰我問至母乎宰我
 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為重故問至期則久不假三
 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

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
 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為此之故云
 宜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
 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
 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
 又說一期為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
 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又新穀
 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
 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觸木燧是也改火
 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
 一周變改已遍也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
 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為可矣子曰云
 云者孔子聞宰予曰一期為足故舉問之也夫語
 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
 除喪除喪畢使食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
 汝之心以此為安不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
 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為安也曰汝安則為之者孔
 子聞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言此為安則汝自為

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為宰我。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緇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截。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為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處華麗。亦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其麤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猶此為安。則自為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緇。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北人重。緇。為。嘉食。唯。盛饌。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事也。按聖人為制禮以三年有義。一所以抑賢。一是引愚。抑賢者。言夫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

故因而裁之。以為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是。天。道。一。變。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愚。者。言。子。生。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言。則。故。必。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所。生。亦。必。為。其。父。母。所。懷。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為。父。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三。年。為。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是。四。也。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也。云。予。也。云。云。者。予。宰。我。名。也。為。父。母。愛。已。故。限。

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云。愛。恠。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不仁者何。答曰。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縉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克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曰。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
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柞櫟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櫟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
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註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

也。○子曰。至乎已。○子曰。云云者。未人若飢寒不足。則心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則必思計為非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為處也。云不有云云者。博者。十二碁。對而擲采者也。奕。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曾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勇而無義為盜。

疏子路曰至為盜。○云

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尚於義。以為上也。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註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

惡也。惡。微以為智者。**註**孔安國曰。微。抄也。惡抄人

之意。以為己有也。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

者。**註**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疏**子貢問至

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云者。惡居云云者。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者。窒。窒塞也。又憎好為果敢。而窒人道理者。也。若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

惡也者。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已亦有所賤惡也。惡。微抄也。言人生者。謀出計。必當出已心。義乃得為善。若抄他人之意。以為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為勇者。子貢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曰。惡不遜為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體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為勇也。惡。許以直者。許。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為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有怨。**疏**子曰。至有怨。○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並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

立也。近之則不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為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已也。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註**鄭玄曰。年在不

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疏**子曰。至也。已。○人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為眾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疏**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觀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註**馬融曰。微。箕

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

民也。**疏**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微子名

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

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

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奴者。箕子

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知國必殞。已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比于亦紂之諸父也。時箕子為少師。少師是三孤之職。

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微子。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迹。雖異。俱是為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處。則三人皆互能耳。但若不有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死於教者。則誰為亮臣節耶。各盡其所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註**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

我乃顛齊。是遂去。敢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爲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叙。

柳下惠爲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註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

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惠

云柳下惠爲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時爲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爲獄官。無

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也。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退逐。

故問之云云。子爲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者。柳答或人云己所以不去之

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

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爲曲。則足地皆合。既

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故

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

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

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

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君之間也。曰。吾老矣。不

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

也。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為政化也。孔子

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待而

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總知魯

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

如魯之任季氏。則可不能用也。以季孟之間待之者

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

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處

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間處之。故云。以季孟

之間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

之於季孟之間。而未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

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為己。故行去也。江

熙曰。麟不能為豺步。為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

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

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

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

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疏齊人至子行。云齊人

樂。女伎也。齊餽魯定公女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

魯強。故餽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云季桓子受

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餽也。云三日不朝者。桓

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

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

曰。夫子行。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

狂。而來歌。以欲感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衰也。註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

衰也。註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

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註孔安國曰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苞氏曰下下車也疏楚狂至言也○云楚狂云云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

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答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之言已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去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

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乎？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耦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為士，則從避世

之法者也。耦而不輟。註：鄭玄曰：耦，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為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久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五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五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云長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者津渡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
 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洳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
 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者子路往問津先
 問長沮長沮不答律處而先反問子路也執輿猶
 執轡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者孔子時執轡今既下
 車而往問津則廢轡與孔子御者孔子時執轡今既下
 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誰子乎子路
 曰為孔丘者子路答曰車中執轡者誰子乎子路
 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
 不呼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此是魯國孔丘
 沮聞魯孔丘故不語律處也言若魯之孔丘此
 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
 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問桀溺桀
 溺曰子為誰者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是云云者
 子路答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云云者又問言
 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子路答
 曰是也云曰洧云云者洧洧者猶周流也天下皆

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
 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
 言皆惡也云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
 路使從已隱也故謂孔子為避人之士其自謂已
 為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
 於避世之士乎云糞而不輟者糞覆種也輟止也
 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
 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
 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問二人
 事還車上以告孔子也夫子憮然者憮然猶驚愕
 也孔子聞子路告故愕怪彼不違己意而譏已也
 云曰鳥云云者孔子既憮然而又曰隱山林者則
 鳥獸同群出世者則與世人為徒旅我今應出世
 自不得居於山林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云吾
 非云云者亦云吾既出世應與人為徒旅故云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為徒也云天下
 云云者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彼道小故也江
 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江

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為歸致者。期於內順。生徒外。悛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教。或即我以導。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逸操於。沮。溺。排。披。抗。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政。日。昏。彼。此。無。以。相。易。良。所。以。猶。然。斯。可。已。矣。彼。故。不。屑。去。就。不。輟。其。業。不。酬。栖。栖。之。問。所。以。遂。節。於。世。而。有。際。於。聖。教。者。存。矣。道。喪。干。茲。感。以。事。反。是。以。夫。子。燠。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也。明。夫。理。有。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韜。其。蹤。同。群。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滯。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

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與。人。徒。本。非。言。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群。鳥。獸。群。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大。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邵。忽。也。○鄭。玄。曰。至。為。耦。○耕。用。耒。是。今。之。鉤。耨。耜。是。今。之。釋。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並。耕。兩。耜。並。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伐。也。故。云。二。耜。為。耦。也。○耜。並。得。廣。一。法。者。也。○若。如。注。意。則。非。但。合。子。路。從。已。亦。謂。孔。子。從。已。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註。苞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註苞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而立。註未知所以答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註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註苞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疏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杖擔一器。籬籬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問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乎。云丈人云者。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

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而問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云植其杖而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答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背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背手而倚。當久。已至日暮。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荷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己宿也。云殺雞為黍。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為黍。作黍飯。而食之。路也。云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至明日之且。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孔子。道之也。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

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已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人。不生則已。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云云者。既有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言汝不仕。云欲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為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道之云云者。為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如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註 逸民

者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疏：逸民不

可○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也，叔齊二人也，虞仲、少連七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柳下惠六人也。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下惠者，此二人之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也。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不亂，朝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清退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

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通滯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鄭玄曰至朝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

樂師也摯手共名也三飯繚適菴四飯缺適秦註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

謂居其河內也播鞞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猶

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疏師大

至于海○大師摯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

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犬

師樂師也名摯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

楚者亞次也飯食也于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食必

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于第二食奏樂人

也其奔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六司樂王朔望食乃

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

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食奏樂人

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食奏

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

者也方叔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鞞武

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鞞鞞鼓也其人能搖鞞鼓者

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註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

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註孔安國曰施易也不

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註孔安

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

也無求備於一人註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也註周公至一人註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

也註且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

辭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

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

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

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勳並隆仁心與

至公俱著也註云不使云云者以用也為君之道當

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註云故

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註云無求備於

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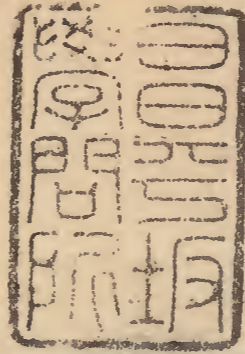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註於此八子並賢故記錄之也侃按師說曰

非謂一人四乳猶俱生也有一母四乳而生

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



相隨。似是
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九

三十三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文政三

